

醫書



載記第十五

晉書一百一十五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苻丕

苻登

索泮

徐嵩

苻丕字永叔堅之長庶子也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堅與言將略嘉之命鄧羌教以兵法文武才幹亞于苻融為將善收士卒情出鎮于鄴東夏安之堅敗歸長安丕為慕容垂所逼自鄴奔枋頭堅之死也不復入鄴城將收兵趙魏西赴長安會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冲頻為垂將平規等所敗乃遣昌黎太守宋敞焚燒和龍薊城宮室率眾三萬進屯壺關遣

使招丕丕乃去鄴率男女六萬餘口進如潞川驃騎
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據晉陽始知堅死問舉
哀于晉陽三軍縞素王永留苻冲守壺關率騎一萬
會丕勸稱尊號丕從之乃以太元十年僭即皇帝位
于晉陽南立堅行廟大赦境內改元曰太安置百官
以張蚝為侍中司空封上黨郡公王永為使持節侍
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進封清河
公王騰為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司隸校尉陽平郡
公苻冲為左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西平王俱石子
為衛將軍濮陽公楊輔為尚書右僕射濟陽公土亮

為護軍將軍彭城公強益耳梁暢為侍中徐義為吏
部尚書並封縣公自餘封授各有差是時安西呂光
自西域還師至于宜禾堅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距
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強氣
銳其鋒不可當也度其事意必有異圖且今關中擾
亂京師存亡未知自河巴西迄于流沙地方萬里帶
甲十萬鼎峙之勢實在今日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測
高梧谷口水險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
自然投戈如其以遠不守伊吾之關亦可距也若度
此二要雖有子房之策難為計矣地有所必爭真此

機也熙弗從美水令犍為張統說熙曰主上傾國南
討覆敗而還慕容垂擅兵河北泓冲寇逼京師丁零
雜虜跋扈關洛州郡姦豪所在風扇王綱弛絕人懷
利已今吕光回師將軍何以抗也熙曰誠深憂之未
知計之所出統曰光雄果勇毅明畧絕人今以蕩西
域之威擁歸師之銳鋒若猛火之盛於原弗可敵也
將軍世受殊恩忠誠夙著立勲王室宜在於今行唐
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為將軍計者莫若奉為盟
主以攝衆望推忠義以總率群豪則光無異心也資
其精銳東兼毛興連王統楊璧集四州之衆掃凶逆

於諸夏寧帝室於關中此桓文之舉也熙又不從殺
洛于西海以子胤為鷹揚將軍率衆五萬距光于酒
泉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胤及光
戰于安彌為光所敗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迎光光殺
之建威西郡太守索泮奮威督洪池巴南諸軍事酒
泉太守宋皓等並為光所殺堅尚書令魏昌公符纂
自關中來奔拜太尉進封東海王以中山太守王充
為平東將軍平州刺史阜城侯苻定為征東將軍冀
州牧高城侯苻紹為鎮東將軍督冀州諸軍事重合
侯謨為征西將軍幽州牧高邑侯苻亮為鎮北大將

國子監刊
軍督幽并二州諸軍事並進爵郡公定紹據信都謨
亮先據常山慕容垂之圍鄴城也並降于垂聞丕稱
尊號遣使謝罪王充固守博陵與垂相持左將軍竇
衝秦州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
秦州刺史楊璧衛將軍楊定並據隴右遣使招丕請
討姚萇丕大悅以定爲驃騎大將軍雍州牧衝爲征
西大將軍梁州牧統鎮西大將軍興車騎大將軍璧
征南大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廣安西
將軍皆進位州牧於是王永宣檄州郡曰大行皇帝
弃背萬國四海無主征東大將軍長樂公先帝元子

聖武自天受命荆南威振衡海分陝東都道被夷夏
仁澤光于宇宙德聲侔于下武永與司空蚝等謹順
天人之望以季秋吉辰奉公紹承大統銜哀即事栖
谷總戎枕戈待旦志雪大耻慕容垂爲封豕于關東
泓沖繼凶于京邑致乘輿播越宗社淪傾羗賊姚萇
我之牧士乘釁滔天親行大逆有生之巨賊也永累
葉受恩世荷將相不與驪山之戎榮澤之狄共戴皇
天同履厚土諸牧伯公侯或宛沛宗臣或四七勲舊
豈忍捨破國之醜豎縱殺君之逆賊乎主上飛龍九
五實協天心靈祥休瑞史不輟書投戈效義之士三

國子監刊
十餘萬少康光武之功可旬朔而成今以衛將軍俱
石子爲前軍師司空張蚝爲中軍都督武將猛士風
烈雷震志殄元兇義無他顧永謹奉乘輿恭行天罰
君臣終始之義在三忘軀之誠戮力同之以建晉鄭
之美先是慕容麟攻王兗于博陵至是糧竭矢盡郡
功曹張猗踰城聚衆應麟兗臨城數之曰卿秦之人
也吾卿之君也起衆應賊號稱義兵何名實相違之
甚卿兄往合鄉宗親逐城主天地不容爲世大戮身
滅未幾卿復續之卿見爲吾吏親尋干戈競爲戎首
爲爾君者不亦難乎今人何取卿一切之功寧能忘

卿不忠不孝之事古人有云求忠臣必出孝子之門
卿母在城不能顧之何忠義之可望惡不絕世卿之
謂也不圖中州禮義之邦而卿門風若斯卿去老母
如脫屣吾復何論哉旣而城陷兗及固安侯苻鑒並
爲麟所殺不復以王永爲司徒錄尚書事徐義爲尚
書令加右光祿大夫初王廣還自成都也奔其兄秦
州刺史統及長安不守廣攻河州牧毛興于枹罕興
遣建節將軍臨清伯衛平率其宗人千七百夜襲廣
軍大敗之王統復遣兵助廣興於是嬰城固守旣而
襲王廣敗之廣亡奔秦州爲隴西鮮卑匹蘭所執送

詣姚萇興旣敗王廣謀伐王統平上邽枹罕諸氏皆
窘於兵革而疲不堪命乃殺興推衛平爲使持節安
西將軍河州刺史遣使請命刁雲殺慕容忠乃推慕
容未爲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
雍秦梁涼四州牧錄尚書事河東王稱藩于垂征東
苻定鎮東苻紹征北苻謨鎮北苻亮皆降于慕容垂
丕又進王永爲左丞相苻纂爲大司馬張蚝爲太尉
王騰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義爲司空苻冲爲
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儀同三司俱石子爲衛大將軍
尚書左僕射領官皆如故永又檄州郡曰昔夏有窮

夷之難少康起焉王莽毒殺平帝世祖重光漢道百
六之運何代無之天降喪亂羌胡猾夏先帝晏駕賊
庭京師鞠爲戎穴神州蕭條生靈塗炭天未亡秦社
稷有奉主上聖德恢弘道侔光武所在宅心天人歸
屬必當隆中興之功復配天之美姚萇殘虐慕容垂
凶暴所過滅戶夷烟毀發丘墓毒徧存亡痛纏幽顯
雖黃巾之害於九州赤眉之暴于四海方之未爲甚
也今素秋將及行師令辰公侯牧守壘主鄉豪或勅
力國家乃心王室各率所統以孟冬上旬會大駕于
臨晉於是天水羌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

國子監刊
京兆杜敏扶風馬郎建忠高平牧官都尉王敏等咸承檄起兵各有衆數萬遣使應不皆就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冠軍鄧景擁衆五千據彭池與竇衝爲首尾擊葺平涼太守金熙安定北部都尉鮮卑沒奕于率鄯善王胡貞叱護羌中郎將梁苟奴等與葺左將軍姚方成鎮遠強京戰于孫丘谷大敗之枹罕諸氏以衛平年老不可以成事業議廢之而憚其宗彊連日不決氏有啖青者謂諸將曰大事宜定東討姚葺不可沈吟猶豫一旦事發反爲人害諸軍但請衛公會集衆將青爲諸軍決之衆以爲然於是大饗諸將青

抽劍而前曰今天下大亂豺狼塞路吾曹今日可謂休戚是同非賢明之主莫可濟艱難也衛公朽毫不足以成大事宜反初服以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王室踈屬而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軍若有不同者便下異議乃奮劍攘袂將斬貳已者衆皆從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爲帥遣使扞不請命不以登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及州郡督因其所稱而授之又以徐義爲右丞相丕留王騰守晉陽楊輔成壺關率衆四萬進據平陽王統以秦州降姚葺慕容永以丕至平陽恐不自固乃遣使求

假道還東丕弗許遣王永及苻纂攻之以俱石子為
前鋒都督與慕容永戰于襄陵王永大敗永及石子
皆死之初苻纂之奔丕也部下壯士三千餘人丕猜
而忌之及永之敗懼為纂所殺率騎數千南奔東垣
晉揚威將軍馮該自陝要擊敗之斬丕首執其太子
寧長樂王壽送于京師朝廷赦而不誅歸之於苻宏
徐義為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
經至夜中土開械脫於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
奔楊佺期佺期以為洛陽令苻纂及第師奴率丕餘
衆數萬奔據杏城苻登稱尊號偽謚丕為哀平皇帝

丕之臣佐皆沒慕容永永乃進據上黨之長子僭稱
大號改元曰中興不在位二年而敗

登字文高堅之族孫也父敞健之世為太尉司馬隴
東太守建節將軍後為苻生所殺堅即偽位追贈右
將軍涼州刺史以登兄同成嗣毛興之鎮上邽以為
長史登少而雄勇有壯氣麤險不修細行故堅弗之
竒也長而折節謹厚頗覽書傳拜殿上將軍稍遷羽
林監揚武將軍長安令坐事黜為狄道長及關中亂
去縣歸毛興同成言於興請以登為司馬常在營部
登度量不群好為竒略同成常謂之曰汝聞不在其

位不謀其政無數于時將為博識者不許吾非疾汝
恐或不喜人妄豫耳自是可止汝後得意自可專意
時人聞同成言多以為疾登而抑蔽之登乃屏迹不
妄交游與有事則召之戲謂之曰小司馬可坐評事
登出言輒析理中興內服焉然敬憚而不能委任姚
萇作亂遣其弟碩德率衆伐毛興相持久之興將死
告同成曰與卿累年共擊逆羌事終不克何恨之深
可以後事付卿小弟司馬歿碩德者必此人也卿可
換攝司馬事登既代衛平遂專統征伐是時歲旱衆
飢道殣相望登每戰殺賊名為熟食謂軍人曰汝等

朝戰暮便飽肉何憂於飢士衆從之噉死人肉輒飽
健能鬪姚萇聞之急召碩德曰汝不來必為符登所
食盡碩德於是下隴奔萇及丕敗丕尚書寇遺奉丕
子渤海王懿濟北王昶自杏城奔登登乃具丕死問
於是為丕發喪行服三軍縞素登請立懿為主衆咸
曰渤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冲未堪多難國亂
而立長君春秋之義也三虜跨僭寇旅殷疆豺狼梟
獍舉目而是自古厄運之極莫甚於斯大王挺劍西
州鳳翔秦隴偏師暫接姚萇奔潰一戰之功可謂光
格天地宜龍驤武奮拯拔舊京以社稷宗廟為先不

可顧曹臧吳札一介微節以失圖運之機不建中興之業也登於是以太元十一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太初立堅神主于軍中載以輜輶羽葆青蓋車建黃旗武賁之士三百人以衛之將戰必告凡欲所為啓主而後行繕甲纂兵將引師而東乃告堅神主曰維曾孫皇帝臣登以太皇帝之靈恭踐寶位昔五將之難賊羌肆虐于聖躬實登之罪也今合義旅衆餘五萬精甲勁兵足以立功年穀豐穰足以資贍即日星言電邁直造賊庭奮不顧命隕越為期庶上報皇帝酷寃下雪臣子大恥惟帝之靈降監厥誠

因歔歔流涕將士莫不悲慟皆刻鉞鎧為死休字示以戰死為志每戰以長稍鉤刃為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為戰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也堅中壘將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衆五千據險築堡以自固而受姚萇官爵及萇之害堅嵩等以王禮葬堅于二堡之間至是各率衆降登拜嵩鎮軍將軍雍州刺史空輔國將軍京兆尹登復改葬堅以天子之禮又僭立其妻毛氏為皇后弟懿為皇太弟遣使拜苻纂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進封魯王纂弟師奴為撫軍大將軍并州

狄朔方公纂怒謂使者曰渤海王世祖之孫先帝之
子南安王何由不立而自尊乎纂長史王旅諫曰南
安已立理無中改賊虜未平不可宗室之中自為仇
敵願太王遠蹤光武推聖公之義梟二虜之後徐更
圖之纂乃受命於是二縣虜師彭沛穀屠各董成張
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等盡應之有衆十餘萬纂遣師
奴攻上郡羌酋金大黑金洛生大黑等逆戰大敗之
斬首五千八百登以竇衝為車騎大將軍南秦州牧
楊定為大將軍益州牧楊璧為司空梁州牧符纂敗
姚碩德于涇陽姚萇自陰密距纂纂退屯敷陸竇衝

攻萇汧雍二城剋之斬其將軍姚元平張略等又與
萇戰于汧東為萇所敗登次于瓦亭萇攻彭沛穀堡
陷之沛穀奔杏城萇遷陰密登征虜馮翊太守蘭犢
率衆二萬自頻陽入于和寧與符纂首尾將圍長安
師奴勸其兄纂稱尊號纂不從乃殺纂自立為秦公
蘭犢絕之皆為姚萇所敗登進據胡空堡戎夏歸之
者十有餘萬姚萇遣其將軍姚方成攻陷徐嵩堡嵩
被殺悉坑戎士登率衆下隴入朝那姚萇據武都相
持累戰互有勝負登軍中大飢收葑以供兵士立其
子崇為皇太子弁為南安王尚為北海王姚萇退還

安定登就食新平留其大軍于胡空堡率騎萬餘圍
萇營四面大哭哀聲動人萇惡之乃命三軍哭以應
登登乃引退萇以登頻戰輒勝謂堅有神驗亦於軍
中立堅神主請曰往年新平之禍非萇之罪臣兄襄
從陝北渡假路求西狐死首丘欲暫見鄉里陛下與
苻眉要路距擊不遂而沒襄勅臣行殺非臣之罪苻
登陛下末族尚欲復讎臣為兄報恥於情理何負昔
陛下假臣龍驤之號謂臣曰朕以龍驤建業卿之勉
之明詔昭然言猶在耳陛下雖過世為神豈假手于
苻登而圖臣忘前征時言邪今為陛下立神象可歸

休於此勿計臣過聽臣至誠登進師攻萇既而升樓
謂萇曰自古及今安有殺君而反立神象請福望有
益乎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吾與汝決之何為枉
害無辜萇憚而不應萇自立堅神象戰未有利軍中
每夜驚恐乃嚴鼓斬象首以送登登將軍竇洛竇于
等謀反發覺出奔于萇登進討彭池不剋攻彌姐營
及繁川諸堡皆剋之萇連戰屢敗乃遣其中軍姚崇
襲大界登引師要之大敗崇于安丘俘斬二萬五千
進攻萇將吳忠唐匡于平涼剋之以尚書苻頊原為
前禁將軍滅羌校尉戍平涼登進據苟頭原以逼安

定萇率騎三萬夜襲太界營陷之殺登妻毛氏及其子并尚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去登收合餘兵退據胡空堡遣使齎書加竇衝大司馬驃騎將軍前鋒大都督都督隴東諸軍事楊定左丞相上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楊壁大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遣衝率見衆為先驅自繁川趣長安登率衆從新平巡據新豐之千戶固使定率隴上諸軍為其後經壁留守仇池又命其并州刺史楊政冀州刺史楊楷率所統大會長安萇遣其將軍王破虜略地秦州楊定及破虜戰於清水之格奴坂大敗之登攻張

龍世于鴛泉堡姚萇救之登引退萇密遣其將任窋宗度詐為內應遣使招登許開門納之登以為然雷惡地馳謂登曰姚萇多計略善御人必為姦變願深宜詳思登乃止萇聞惡地之詣登也謂諸將曰此羌多姦智今其詣登事必無成登聞萇懸門以待之大驚謂左右曰雷征東其殆聖乎微此公朕幾為豎子所誤萇攻陷新羅堡萇扶風太守齊益男奔登登將軍路崇強武守並以衆降於萇登攻萇將張業生于隴東萇救之不剋而退登將軍魏褐飛攻姚當成于杏城為萇所殺馮翊郭贊起兵廣鄉以應登宣檄三

輔曰義感君子利動小人吾等生逢先帝堯舜之化累世受恩非常伯納言之子即卿校牧守之胤而可坐視豺狼忍害君父裸尸薦棘痛結幽泉山陵無松隧之兆靈主無清廟之頌賊臣莫大之甚自古所未聞雖茹荼之苦銜蓼之辛何以諭之姚萇窮凶肆害毒被人神於圖讖歷數萬無一分而敢妄竊重名厚顏瞬息日月固所不照二儀實亦不欲皇天雖欲絕之亦將假手于忠節凡百君子皆夙漸神化有懷義方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沒乎衆咸然之唯鄭縣人苟曜不從聚衆數千應姚萇登以盾為平東將軍馮

翊太守質遣部將伐曜大敗而歸質乃東引楊楷以為聲援又與曜戰于鄭東為曜所敗遂歸于萇萇以為將軍質衆皆潰散登自雍攻萇將金温于范氏堡剋之遂渡渭水攻萇京兆太守常范于段氏堡不剋進據曲牢苟曜有衆一萬據逆方堡密應登登去曲牢繁川次于馬頭原萇率騎來距大戰敗之斬其尚書吳忠進攻新平萇率衆救之登引退復攻安定為萇所敗據路承堡是時萇疾病見符堅為崇登聞之秣馬厲兵告堅神主曰曾孫登自受任執戈幾將一紀未嘗不上天錫祐皇鑒垂矜所在必剋賊旅冰摧

今太皇帝之靈降災疾于逆羌以形類推之醜虜必將不振登當因其隕斃順行天誅拯復梓宮謝罪清廟於是大赦境內百寮進位二等與萇將姚崇爭麥于清水累為崇所敗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萇疾小瘳率衆距登登去營逆萇萇遣其將姚熙隆別攻登營登懼退還萇夜引軍過登營三十餘里以躡登後旦而使人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此爲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遂罷師還雍以竇衝為右丞相尋而衝叛自稱秦王建年號登攻之于野人

堡衝請救於姚萇萇遣其太子興攻胡空堡以救之登引兵還赴胡空堡衝遂與萇連和至是萇死登聞之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於是大赦盡衆而東攻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剋之自甘泉向關中興追登不及數十里登從六陌趣廢橋興將尹緯據橋以待之登爭水不得衆渴死者十二三與緯大戰為緯所敗其夜衆潰登單馬奔雍初登之東也留其弟司徒廣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廣崇聞登敗出奔衆散登至無所歸遂奔平涼收集遺衆入馬毛山興率衆攻之登遣子汝陰王宗質于隴西鮮卑乞伏乾歸

結婚請援乾歸遣騎二萬救登登引軍出迎與興戰于山南為興所敗登被殺在位九年時年五十二崇奔于湟中僭稱尊號收元延初偽謚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崇為乾歸所逐崇定皆死始健以穆帝永和七年僭立至登五世凡四十有四歲以孝武帝太元十九年滅

索泮字德林敦煌人也世為冠族泮少時游俠及長變節好學有佐世才噐張天錫輔政以泮為冠軍記室參軍天錫即位拜司兵歷位禁中錄事執法御掾州府肅然郡縣改迹遷羽林左監有勤幹之稱出為

中壘將軍西郡武威太守典戎校尉政務寬和戎夏懷其惠天錫甚敬之苻堅見而歎曰涼州信多君子既而以泮河西德望拜別駕呂光既剋姑臧泮固郡不降光攻而獲之光曰孤既平西域將赴難京師梁熙無狀絕孤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意阻郡固迷自同元惡泮厲色責光曰將軍受詔討叛胡可受詔亂涼州邪寡君何罪而將軍害之泮但苦力寡不能固守以報君父之讎豈如逆氏彭濟望風反叛主滅臣死禮之常也乃就刑于市神色不變弟菱有雋才仕張天錫為執法中郎冗從右監苻堅世至伏波將

軍典農都尉與泮俱被害

徐嵩字元高盛之子也少以清白著稱苻堅時舉賢良為郎中稍遷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考竟請託路絕堅甚竒之謂其叔父成曰人為長吏故當應耳此年少落落有端貳之才遷守始平郡甚有威惠及壘陷姚方成執而數之嵩厲色謂方成曰汝姚萇罪應萬死主上止黃眉之斬而宥之叨據內外位為列將無犬馬識養之誠首為大逆汝曹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萇於地下方成怒三斬嵩漆其首為便噐登哭之哀慟贈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忠武

史臣曰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虺豕之墟紫宸遷鼃鼃之穴干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鹿之並驅若瞻烏之靡定苻洪擅蠻嘷之桀黠乘羯虜之危亡乃附款江東而志圖關右禍生蠱毒未逞狼心健既承家克隆凶緒率思歸之衆投山西之隙據億丈之巖險總三秦之果銳敢窺大寶遂竊鴻名狡數姦雄有可言矣長生慘虐稟自率由覩辰象之災謂法星之夜飲忍生靈之命疑猛虎之朝飢但肆毒於刑殘曾無心於戒懼招亂速禍不亦宜乎未固雅量瓌姿

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謠詠挺草付之休徵剋翦姦回
纂承偽歷遵明王之德教聞先聖之儒風撫育黎元
憂勤庶政王猛以宏材緯軍國苻融以懿戚贊經綸
權薛以諒直進規謨鄧張以忠勇恢威略雋賢效足
杞梓呈才文武無施德刑具舉乃平燕定蜀擒代吞
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荒慕義幽險宅心因
止馬而獻歌託栖鸞以成頌因以功侔曩烈豈直化
洽當年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既而足以夸世復諫
違謀輕敵怒鄰窮兵黷武懟三正之未叶恥五運之
猶乖傾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犬羊之力肆其
吞噬之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鸞禹穴駐驂
疑山䟽爵以侯楚材築館以湏歸命曾弗知人道助
順神理害盈雖矜涿野之疆終致昆陽之敗遂使凶
渠候隙狡寇伺間步搖啓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宗
社遷於他族身首罄於賊臣貽戒將來取笑天下豈
不哀哉豈不謬哉苻丕承亂僭竊尋及傾敗斯可謂
天人所廢人不能支苻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
雖衆寡不敵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
贊曰洪惟壯勇威稜氏種健藉世資遂雄關隴長生
昏虐敗不旋踵永固禎祥肇自龍驤垂旒負宸竊帝

圖王患生縱敵亂起矜疆不登僭假淪胥以亡

載記第十五

晉書一百一十五

載記第十六

晉書一百一十六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後秦姚弋仲

姚襄

姚萇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
舜少子于西戎世為羌酋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
七世孫填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為楊虛侯馬武所
敗徙出塞虞九世孫遷郝率種人內附漢朝嘉之假
冠軍將軍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于南安之赤亭郝
玄孫柯迴為魏鎮西將軍綏戎校尉西羌都督迴生
弋仲少英毅不營產業唯以收恤為務眾皆畏而親

晉書卷一百一十六
之永嘉之亂東徙榆眉戎夏繼負隨之者數萬自稱
護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風公劉曜之平陳安也以
弋仲為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邑之于隴上及石季龍
剋上邽弋仲說之曰明公握兵十萬功高一時正是
行權立策之日隴上多豪秦風猛勁道隆後服道湊
先叛宜徙隴上豪強虛其心腹以實畿甸季龍納之
啓勒以弋仲行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後晉豫州刺
史祖約奔于勒勒禮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約殘賊晉
朝逼殺太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
此其始矣勒善之後竟誅約勒既死季龍執權思弋

仲之言遂徙秦雍豪傑于關東弋仲率步眾數萬遷
于清河拜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及季
龍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季龍累召之乃赴正
色謂季龍曰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季龍憚其
強正而不之責遷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
軍性清儉鯁直不脩威儀屢獻讜言無所迴避季龍
甚重之朝之大議靡不參決公卿亦憚而推下之武
城左尉季龍寵姬之弟也曾擾其部弋仲執尉數以
迫脅之狀命左右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諫乃止其
剛直不回皆此類也季龍末梁犢敗李農於滎陽季

龍大懼馳召弋仲弋仲率其步衆八千餘人屯于南郊輕騎至鄴時季龍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來覓食邪我不知上存亡若一見雖死無恨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數季龍曰兒死來愁邪乃至於疾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今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差天下必亂當宜憂此不煩憂賊也犢等因思歸之心共爲姦盜所行殘賊此或擒耳老羌請効死前鋒使一舉而了弋仲性狷且俗無尊卑皆汝之季龍怒而不責於坐授使持節

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以不於是貫鉀跨馬于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滅梁犢以功加劔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公冉閔之亂弋仲率衆討閔次于混橋石祗僭號于襄國以弋仲為右丞相待以殊禮祗與閔相攻弋仲遣其子襄救祗戒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於常盧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弋仲部曲馬何羅博學有文才張豺之輔石世也背弋仲歸豺豺以為尚書郎豺敗復歸咸勸殺之弋仲曰今正是招才納奇之日

當收其力用不足害也以為參軍其寬恕如此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為不義之事乃遣使請降永和七年拜弋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都督江淮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八年卒時年七十三子襄之入關也為苻生所敗弋仲之柩為生所得生以王禮葬之于天水冀縣襄僭位追謚曰景元皇帝廟號始祖墓曰高陵置園邑五百家

姚襄

襄字景國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雄武多才藝明察善撫納士衆愛敬之咸請為嗣弋仲弗許百姓固請者日有千數乃授之以兵石祗僭號以襄為使持節驃騎將軍護烏丸校尉豫州刺史新昌公弋仲死襄秘不發喪率五六萬南攻陽平元城發于皆破之殺掠三千餘家屯于碣磔津以太原王亮為長史天水尹赤為司馬略陽伏子成為左部帥南安欽岐為右部帥略陽王黑那為前部

帥強白為後部帥太原薛讚略陽權翼為參軍南至
滎陽始發喪行服與高昌李歷戰于麻田馬中流矢
死賴其弟萇以免晉處襄于譙城遣五弟為任單騎
度淮見豫州刺史謝尚于壽春尚命去仗衛幅巾以
待之一面交款便若平生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
學博通雅善談論英濟之稱著于南夏中軍將軍楊
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乃因襄諸弟頻遣刺客殺襄
刺客皆推誠告實襄待之若舊浩潛遣將軍魏憬率
五千餘人襲襄襄乃斬憬而并其衆浩愈惡之乃使
將軍劉啓守譙遷襄于梁國蠡臺表授梁國內史襄

遣權翼詣浩浩曰姚平北每舉動自由豈所望也翼
曰將軍輕納姦言自生疑貳愚謂猜嫌之由不在於
彼浩曰姚君縱放小人盜竊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
乎翼曰將軍謂姚平北以威武自強終為難保校兵
練衆將懲不恪取馬者欲以自衛耳浩曰何至是也
浩遣謝萬討襄襄逆擊破之浩甚怒會聞關中有變
浩率衆北伐襄乃要擊浩於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
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壘復如淮南浩遣劉啓王
彬之伐山桑襄自淮南擊滅之鼓行濟淮屯于盱眙
招掠流人衆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建鄴

罪狀殷浩并自陳謝流人郭敦等千餘人執晉堂邑
內史劉仕降于襄朝廷大震以吏部尚書周閔為中
軍將軍緣江備守襄將佐部衆皆北人咸勸襄北還
襄方軌北引自称大將軍大單于進攻外黃為晉邊
將所敗襄收散卒而勤撫恤之於是復振乃據許昌
將如河東以圖關右自許遂攻洛陽踰月不剋其長
史王亮諫襄曰公英略蓋天下士衆思効力命不可
損威勞衆守此孤城宜還河北以弘遠略襄曰洛陽
雖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先扼洛陽
然後開建大業俄而亮卒襄哭之甚慟曰天將不欲

成吾事乎王亮捨我去也晉征西大將軍桓溫自江
陵伐襄戰于伊水北為溫所敗率麾下數千騎奔于
北山其夜百姓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中據陽鄉
赴者又四千餘戶襄前後敗喪數矣衆知襄所在輒
扶老孺幼奔馳而赴之時或傳襄創重不濟溫軍所
得士女莫不北望揮涕其得物情如此先是弘農楊
亮歸襄襄待以客禮後奔桓溫溫問襄於亮亮曰神
明器字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其見重如是襄尋徙
北屈將圖關中進屯杏城遣其從兄輔國姚蘭略地
鄜城使其兄益及將軍王欽盧招集北地戎夏歸附

者五萬餘戶苻生遣其將苻飛拒戰蘭敗為飛所執
襄率衆西引生又遣苻堅鄧羗等要之襄將戰沙門
智通固諫襄宜勵兵收衆更思後舉襄曰二雄不俱
立冀天不棄德以濟黎元吾計決矣會羗師來逼襄
怒遂長驅而進戰于三原襄敗為堅所殺時年二十
七是歲晉升平元年也苻生以公禮葬之襄僭號追
謚魏武王封襄孫延定為東城侯

姚萇

萇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也少聰哲多權略廓落
任率不脩行業諸兄皆竒之隨襄征伐每參大謀襄
之寇洛陽也夢萇服衮衣升御坐諸酋長皆侍立且
謂將佐曰吾夢如此此規志度不恒或能大起吾族
襄之敗于麻田也馬中流矢死萇下馬以授襄襄曰
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濟豎子安敢害萇會救至
俱免及襄死萇率諸弟降于苻生苻堅以萇為揚武
將軍歷左衛將軍隴東汲郡河東武都武威巴西扶
風太守寧幽交三州刺史復為揚武將軍步兵校尉
封益都侯為堅將累有大功初長隨揚安伐蜀嘗書
寢水旁上有神光煥然左右咸異之及苻堅寇晉以
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

驥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
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
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堅既敗于淮南歸長
安慕容泓起兵叛堅堅遣子叡討之以萇為司馬為
泓所敗叡死之萇遣龍驤長史趙都詣堅謝罪堅怒
殺之萇懼奔于渭北遂如馬牧西州豪族尹詳趙曜
王欽盧牛雙狄廣張乾等率五萬餘家咸推萇為盟
主萇將距之天水尹緯說萇曰今百六之數既臻秦
亡之兆已見以將軍威靈命世必能匡濟時艱故豪
傑驅馳咸同推仰明公宜降心從議以副群望不可

坐觀沈溺而不拯救之萇乃從緯謀以太元九年自
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境內年號白雀稱
制行事以天水尹詳南安龐演為左右長史南安姚
晃尹緯為左右司馬天水狄伯支焦虔梁希龐魏任
謙為從事中郎姜訓閻遵為掾屬毛據焦世蔣秀尹
延年牛雙張乾為參軍王欽盧姚方成王破虜楊難
尹嵩裴騎趙曜狄廣党刪等為帥時慕容冲與苻堅
相攻衆甚盛萇將西上恐冲遏之乃遣使通和以子
崇為質於冲進屯北地厲兵積粟以觀時變苻堅先
徙晉人李詳等數千戶于敷陸至是降于萇北地新

平安定羌胡降者十餘萬戶堅率諸將攻之不能剋
羌聞慕容沖攻長安議進趨之計群下皆曰宜先據
咸陽以制天下長曰燕因懷舊之士而起兵若攻成
事捷咸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嶺北
廣收資實須秦弊燕迴然後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
定天下此下莊得貳之義也堅寧朔將軍宋方率騎
三千從雲中將赴長安長自一縣要破之方單馬奔
免其司馬田晃率衆降長長遣諸將攻新平剋之因
略地至安定嶺北諸城盡降之時苻堅為慕容沖所
逼走入五將山沖入長安堅司隸校尉權翼尚書趙

遷大鴻臚皇甫覆光祿大夫薛讚扶風太守段鏗等
文武數百人奔于長長遣驍騎將軍吳忠率騎圍堅
長如新平俄而忠執堅送之慕容沖遣其車騎大將
軍高蓋率衆五萬來伐戰于新平南大破之蓋率麾
下數千人來降拜散騎常侍沖既率衆東下長安空
虛盧水郝奴稱帝于長安渭北盡應之扶風正麟有
衆數千堡據馬嵬奴遣弟多攻麟長伐麟破之麟走
漢中執多而進攻奴降之以太元十一年長僭即皇
帝位于長安大赦改元曰建初國號大秦改長安曰
常安立妻虵氏為皇后子興為皇太子置百官自謂

以火德承苻氏木行服色如漢氏承周故事徙安定五千餘戶于長安以弟征虜緒為司隸校尉鎮長安萇如安定擊平涼胡金熙鮮卑沒奕于大破之遂如秦州與苻堅秦州刺史王統相持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萇者二萬餘戶統懼乃降因饗將士于上邽南安人古成詵進曰臣州人殷地險雋傑如林用武之國也王秦州不能收拔賢才三分鼎足而坐玩珠玉以至于此陛下宜散秦州金帛以施六軍旌賢表善以副涇州之望萇善之擢為尚書郎拜弟碩德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將軍秦州刺史領護東羌校尉鎮

上邽萇還安定修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費以救時弊閭閻之士有豪介之善者皆顯異之萇復如秦州為苻登所敗語在登傳以其太子興鎮長安而與登相距登馮翊太守蘭犢與苻師奴離貳慕容永攻之犢遣使請救萇將赴救尚書令姚旻左僕射尹緯等言於萇曰苻登近在瓦亭陛下未宜輕舉萇曰登遲重少決每失時機聞吾自行正當廣集兵資必不能輕軍深入兩月之間足可剋此三豎吾事必矣遂師次于渥源師奴率眾來距大戰敗之盡俘其眾又擒蘭犢收其土馬萇乃掘苻堅尸鞭撻無數裸剥衣裳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苻之以棘坎土而埋之慕容永征西將軍王宣率衆降萇初關西雄傑以苻氏既終萇雄略命世天下之事可一旦而定萇既與苻登相持積年數為登所敗遠近咸懷去就之計唯征虜齊難冠軍徐洛生輔國劉郭單冠威弥娒婆觸龍驤趙惡地鎮北梁國兒等守忠不貳並留子弟守營供繼軍糧身將精卒隨萇征伐時諸營既多故號萇軍為大營大營之號自此始也時天大雪萇下書深自責罰散後宮文綺珍寶以供戎事身食一味妻不重綵將帥死王事者加秩二等士卒戰沒皆有褒贈立太學禮先賢之後敦煌室

盧曜請刺苻登萇曰卿以身殉難將為誰乎曜曰臣死之後深以友人隴西辛暹仰託萇道之事發為登所殺萇以暹為騎都尉登進逼安定諸將勸萇決戰萇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下吾將以計取之於是留其尚書令姚昱守安定夜襲登輜重于大界剋之諸將或欲因登駭亂欲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萇以安定地狹且逼苻登使姚碩德鎮安定徙安定千餘家于陰密遣弟征南靖鎮之立社稷于長安百姓年七十有德行者拜為中大夫歲賜牛酒尹緯姚晃謂古城詵曰苻登窮寇歷年未滅

姦雄鳴峙所在糾扇夷夏皆貳將若之何詵曰主上
權略無方信賞必罰賢能之士咸懷樂推豈慮大業
不成氏賊不滅乎縉曰登窮寇未滅姦雄所在扇合
吾等寧無懼乎詵曰三秦天府之國主上十分已有
其八今所在可慮者苻登楊定雷惡地耳自餘瑣瑣
焉足論哉然惡地地狹衆寡不足為憂苻登藉烏合
犬羊偷存假息料其智勇非至尊之匹霸王之起必
有驅除然後剋定大業昔漢魏之興也皆十有餘年
乃能一同於海內五六年間未為久也主上神略內
明英武外發可謂無敵於天下耳取豈有餘力願布
德行仁招賢納士厲兵秣馬以候天機如其鴻業不
成者詵請腰斬以謝明公縉言之於萇萇大悅賜詵
爵關內侯雷惡地率衆降萇拜為征東將軍魏褐飛
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氏胡數萬人攻安北姚當城
於杏城雷惡地應之攻鎮東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
討之羣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
褐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
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飛東結董成其言美說以成
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為羽翼
長安東北非復吾有於是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二

千褐飛惡地衆至數萬氏胡赴之者首尾不絕長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群下怪而問之長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褐飛等以長兵少盡數來攻長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褐飛兵擾亂長遣鎮遠王超平遠譚亮率步騎擊之褐飛衆大潰斬褐飛及首級萬餘惡地請降長待之如初惡地每謂人曰吾自言智勇所施足為一時之傑校數諸雄如吾之徒皆應跨據一方獸嘯千里遇姚公智力摧屈是吾分也惡地猛毅清肅不可干以非義嶺北諸豪皆敬憚之長命其將當城於營處一柵孔中蔣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間之城曰營所至亦已廣之矣長曰少來鬪戰無如此快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剋舉小乃為奇大何足貴貳城胡曹寅王達獻馬三千匹以寅爲鎮北將軍并州刺史達鎮遠將軍金城太守長性簡率群下有過或面加罵辱太常權翼言於長曰陛下弘遠自任不脩小節駕馭群雄包羅僞異棄嫌錄善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長曰吾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未有片焉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讜言安知過

也南羌竇鴛率戶五千來降拜安西將軍萇下書有復私仇者皆誅之將吏亡滅者各隨所親以立後振給長育之鎮東苟曜據逆萬堡密引苻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者必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東必苟曜豎子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豎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散敗其事耳進戰大敗之登退屯于郿登將金槌以新平降萇萇輕將數百騎入槌營群下諫之萇曰

槌既去苻登復欲圍我將安所歸且懷德初附推欵委質吾復以不信待之何以御物乎群氏果有異謀槌不從而止萇如陰密攻登勅其太子興曰苟曜好姦變將為國害聞吾還北必來見汝汝便執之苟曜果見興於長安興遣尹緯讓而誅之萇大敗登于安定東置酒高會諸將咸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橫陣二也談古知今講論道藝駕馭英雄收羅雋異三也董率大衆履險若夷

上下咸允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策任羣賢者正望筭略中一片耳群臣咸稱萬歲長下書令留臺諸鎮各置學官勿有所廢考試優劣隨才擢叙符登驃騎將軍沒奕于率戶六千降拜使持節車騎將軍高平公長寢疾遣姚碩德鎮李潤尹緯守長安召其太子興詣行營征南姚方成言於興曰今寇賊未滅上復寢疾王統苻胤等皆有部曲終為人害宜盡除之興於是誅苻胤王統王廣徐成毛盛乃赴召興至長怒曰王統兄弟是吾州里無他遠志徐成等昔在秦朝並為名將天下少定吾方任之奈何輒便

誅害令人喪氣長下書兵吏從征伐戶在大營者世世復其家無所豫符登與竇衝相持長議擊之尹緯言於長曰太子純厚之稱著於遐邇將領英略未為遠近所知宜遣太子親行可以漸廣威武防闕關之虞長從之戒興曰賊徒知汝轉近必相驅入堡聚而掩之無深剋矣北至胡空堡衝圍自解登聞興向胡空堡引還興因襲平涼大獲而歸咸如長策使興還鎮長安長下書除妖謗之言及姦穢有相劾舉者皆以其罪罪之晉平遠將軍護氏校尉楊佛高李胡蜀三千餘戶降于長晉將楊佺期趙睦追之遣姚宗走

救大敗晉師斬赫時以佛嵩為鎮東將軍嵩如長安
 至於新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夢荷璽將天官使者見
 兵數百突入營中嵩懼走入宮宮人迎嵩刺見誤中
 嵩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
 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嵩遂狂言或稱臣嵩殺
 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在臣至長安召太尉姚
 晃尚書左僕射尹緯右僕射姚晃尚書狄伯支等入
 受遺輔政長謂輿曰有毀此諸人者慎勿受之汝撫
 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四者
 既備吾無憂矣以大元十八年死時年六十四在位
 八年偽謚武昭白王帝廟號太祖墓稱原陵

載記第一百六

晉書一百一十六

載記第十七

晉書一百一十七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姚興上

姚興字子略萇之長子也苻堅時爲太子舍人萇之
在馬牧興自長安冒難奔萇萇立爲皇太子萇出征
討常留統後事及鎮長安甚有威惠與其中舍人梁
喜洗馬范勗等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人咸化
之萇死興祕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陰
密弟崇守長安碩德將佐言於碩德曰公威名宿重
部曲最強今喪代之際朝廷必相猜忌非永安之道

也宜奔秦州觀望事勢碩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疑阻今苻登未滅而自尋干戈所謂追二袁之蹤授首與人吾死而已終不若斯及至興優禮而遣之興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為長史狄伯支為司馬率眾伐苻登咸陽太守劉忌奴據避世堡以叛興襲忌奴擒之苻登自六陌向廢橋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嵬堡以距登登眾甚盛興慮詳不能遏乃自將精騎以迫登遣尹緯領步卒赴詳緯用詳計據廢橋以抗登登因急攻緯緯將出戰興馳遣狄伯支謂緯曰兵法不戰而制人者蓋為此也苻登窮寇宜持重不可輕戰緯

曰先帝登遐人情擾懼今不因思奮之力梟殄逆豎大事去矣緯敢以死爭遂與登戰大破之登眾渴死者十二三其夜大潰登奔雍興乃發喪行服太元十九年僭即帝位于槐里大赦境内改元曰皇初遂如安定先是苻登使弟廣守雍子崇屯胡空堡聞登敗各棄守走登無所投據遂奔平涼率其餘眾入馬毛山興自安定如涇陽與登戰于山南斬登散其部眾歸復農業徙陰密三萬戶於長安分大營戶為四置四軍以領之安南強熙鎮遠楊多叛推竇衝為盟主所在擾亂興率諸將討之軍次武功多兄子良國殺

多而降衝弟彰武與衝離貳衝奔強熙熙聞興將至率戶二千奔秦州竇衝走汧川汧川氏仇高執送之衝從弟統率其衆降于興封征虜緒為晉王征西碩德為隴西王征南靖等及功臣尹緯齊難楊佛嵩等並為公侯其餘封爵各爵有差鮮卑薛勃於貳城為魏軍所伐遣使請救使姚崇赴救魏師既還薛勃復叛崇伐而執之大收其士馬而還興追尊其庶母孫氏為皇太后配饗太廟揚盛保仇池遣使請命拜使持節鎮南將軍仇池公鮮卑越質詰歸率戶二萬叛乞伏乾歸降于興與處之于成紀拜使持節鎮西將軍

平襄公姚碩德討平涼胡金豹于洛城剋之初上邽姜乳據本縣以叛自稱秦州刺史碩德進討之乳率衆降以碩德為秦州牧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徵乳為尚書強熙及略陽豪族權干城率衆三萬圍上邽碩德擊破之熙南奔仇池遂假道歸晉碩德西討干城干城降興令郡國各歲貢清行孝廉一人慕容永既為慕容垂所滅河東太守柳恭等各阻兵自守興遣姚緒討之恭等依河距守緒不得濟鎮東薛強先據楊氏壁引緒從龍門濟河遂入蒲坂恭勢屈請降徙新平安定新戶六千于蒲坂興母虵氏死興哀毀

過禮不親庶政群臣議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興尚書郎李嵩上疏曰三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尹緯駁曰帝王喪制漢魏為準嵩矯常越禮愆于軌度請付有司以專擅論既葬即吉乞依前議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尹僕射棄先生之典而欲遵漢魏之權制豈所望於朝賢哉其一依嵩議鮮卑薛勃叛奔嶺北上郡貳川雜胡皆應之遂圍安遠將軍姚詳於金城遣姚崇尹緯討之勃自三交趣金城崇列營犄之而租運不繼

二軍大飢緯言於崇曰輔國弥姐高地建節杜成等皆諸部之豪位班三品督運稽留令三軍乏絕宜明寘刑書以懲不肅遂斬之諸部大震租入者五十餘萬興率步騎二萬親討之勃懼棄其衆奔于高平公沒奕于于執而送之泫氏男姚買得欲因興葬母地氏殺興會有告之者興未之信遣李嵩詐往買得具以告嵩嵩還以聞興乃賜買得死誅其黨與興下書禁百姓造錦繡及淫祀興率衆寇湖城晉弘農太守陶仲山華山太守董邁皆降于興遂如陝城進寇上洛陷之遣姚崇寇洛陽晉河南太守夏侯宗之固守

晉書卷之七
金墉崇攻之不剋乃陷栢谷徙流人西河嚴彥河東
裴岐韓龍等二萬餘戶而還興下書令士卒戰亡者
守宰所在埋藏之求其近親為之立後武都氏屠飛
啖鐵等殺隴東太守姚迴略二千餘家據方山以叛
興遣姚紹等討之斬飛鐵遣狄伯支迎流人曹會牛
壽萬餘戶于漢中興留心政事包容廣納一言之善
咸見禮異京兆杜瑾馮翊吉默始平周寶等上陳時
事皆擢處美官天水姜龕東平淳于岐馮翊郭高等
皆耆儒願德經明行脩各門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
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興每於德政之暇引龕等于

東堂

講論道藝錯綜名理涼州胡辯苻堅之末東徙

洛陽講授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赴之請業興
勅關尉曰諸生諮訪道藝脩己厲身往來出入勿拘
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風盛焉給事黃門侍郎古成
詵中書侍郎王尚尚書郎馬岱等以文章雅正叅管
機密詵風韻秀舉確然不羣每以天下是非為己任
時京兆高慕阮籍之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
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劔求高高懼
逃匿終身不敢見詵興遣將鎮東楊佛嵩攻陷洛陽
班命郡國百姓因荒自賣為奴婢者悉免為良人興

以日月薄蝕災青屢見降號稱王下書令群公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於是其大尉趙旻公等五十三人上疏諫曰伏惟陛下動格皇天功濟四海威靈振於殊域聲教暨于遐方雖成湯之隆殷基武王之崇周業未足比論方當廓靖江吳告成中岳豈宜過垂冲損違皇天之眷命乎與曰殷湯夏禹德冠百王然猶順守謙冲未居崇極况朕寡昧安可以處之哉乃遣旻告于社稷宗廟大赦改元弘始賜孤獨鰥寡粟帛有差年七十以上加衣杖始平太守周班槐里令季影皆以贖貨誅於是群國肅然矣洛陽既陷自淮

漢已北諸城多請降送任與下書聽祖父母昆弟得相容隱姚緒姚碩德以興降號固讓王爵與弗許京兆韋華譙郡夏侯軌始平龐眺等率襄陽流人一萬叛晉奔于興興引見東堂謂華曰晉自南遷承平已久今政化風俗何如華曰晉主雖有南而之尊無總御之實宰輔執政政出多門權去公家遂成習俗刑綱峻急風俗奢宕自桓温謝安已後未見寬猛之中興大悅拜華中書令與如河東時姚緒鎮河東興待以家人之禮下書封其先朝舊臣姚驢趙惡地王平馬萬載黃世等子為五等子男命百僚舉殊才異

晉書卷之七
六
行之士刑政有不便於時者皆除之兵部郎金城邊
熙上陳軍令煩苛宜遵簡約興覽而善之乃依孫吳
誓衆之法以損益之興立律學于長安召郡縣散吏
以授之其通明者還之郡縣論決刑獄若州郡縣所
不能決者讞之廷尉興常臨諮議堂聽決疑獄于時
號無寃滯姚緒姚碩德固讓王爵許之緒碩德威權
日盛興恐姦佞小人阻惑之乃簡清正君子為之輔
佐興以司隸校尉郭撫扶風太守強超長安令魚佩
槐里令彭明倉部郎王年等清勤貞白下書褒美增
撫邑一百戶賜超爵關內侯佩等進位一級使碩德
率隴右諸軍伐乞伏乾歸興潛軍赴之乾歸敗走降
其部衆三萬六千收鎧馬六萬匹軍無私掠百姓懷
之興進如枹罕班賜王公已下徧于卒伍興之西也
沒夾于密欲乘虛襲安定長史皇甫序切諫乃止于
自恨失言陰欲殺序乞伏乾歸以窮蹙來降拜鎮遠
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復以其部衆配之興下書將
帥遭大喪非在疆場嶮要之所皆聽奔赴及暮乃從
王役臨戒遭喪聽假百日若身為邊將家有大變交
代未至敢輒去者以擅去官罪罪之遣晉將軍劉嵩
等二百三十七人歸于建鄴魏人襲沒弁于于棄其

部衆率數千騎與赫連勃勃奔于秦州魏軍進次瓦
亭長安大震諸城閉門固守魏平陽太守貳塵入侵
河東興於是練兵講武大閱于城西幹勇壯異者召
入殿中引見群臣于東堂大議伐魏群臣咸諫以為
不可興不從司隸姚顯進曰陛下天下之鎮不宜親
行可使諸將分討授以廟勝之策興曰王者正以廓
土靖亂為務吾馬得而辭之興立其子泓為皇太子
大赦境內賜男子為父後者爵一級遣姚平狄伯支
等率步騎四萬伐魏姚碩德姚穆率步騎六萬伐呂
隆平等軍次河東興遣其先遠党娥立節雷星建忠

王多等率杏城及嶺北突騎自和寧赴援越騎校尉
唐方積弩姚良國率關中勁卒為平後繼姚緒統河
東見兵為前軍節度姚紹率洛東之兵姚詳率朔方
見騎並集平望以會于興使沒奕于權鎮上邽中軍
廣陵公欽權鎮洛陽姚顯乃尚書令姚晃輔其太子
泓入直西宮碩德至姑臧大敗呂隆之衆俘斬一萬
隆將呂他等率衆二萬五千以東苑來降先是禿髮
利鹿孤據西平沮渠蒙遜據張掖李玄盛據敦煌與
呂隆相持至是皆遣使降興率戎卒四萬七千自長
安赴姚平平攻魏乾城陷之遂據柴壁魏軍大至攻

平截汾水以守之興至蒲坂憚而不進時碩德攻呂隆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糧積粟為特久之計隆懼遂降碩德軍令齊整秋毫無犯祭先賢禮儒哲西土悅之姚平糧竭矢盡將麾下三十騎赴汾水而死狄伯支等卒將四萬餘人皆為魏所擒興下書軍士戰沒者皆厚加褒贈魏軍乘勝進攻蒲坂姚緒固守不戰魏乃引還興徙河西豪右萬餘戶于長安晉輔國將軍袁虔之寧朔將軍劉壽冠軍將軍高長慶龍驤將軍郭恭等貳于桓玄懼而奔興興臨東堂引見謂虔之等曰桓玄雖名晉臣其實晉賊其才度定何如

父也能辦成大事以不虔之曰玄藉世資雄據荆楚屬晉朝失政遂偷竊宰衡安忍無親多忌好殺位不才授爵以愛加無公平之度不如其父遠矣今旣握朝權必行篡奪既非命世之才正可為他人駟除耳此天以機便授之陛下願速加經畧廓清吳楚興大悅以虔之為大司農餘皆有拜授虔之固讓請疆場自効改授假節寧南將軍廣州刺史興立其昭儀張氏為皇后封子懿弼洸宣謀愔璠質遠裕國兒皆為公遣其兼大鴻臚梁斐以新平張構為副拜禿髮儁檀車騎將軍廣武公沮渠蒙遜鎮西將軍沙州刺史

西海侯李玄盛安西將軍高昌侯興遣鎮遠趙曜率衆二萬西屯金城建節王松念率騎助呂隆等守姑臧松念至魏安為僂檀弟文真所圍衆潰執松念送于僂檀僂檀大怒送松念還長安歸罪文真深自陳謝興下書錄馬嵬戰時將吏盡擢叙之其堡戶給復二十年興性儉約車馬無金玉之飾自下化之莫不敦尚清素然好游田頗損農要京兆杜挺以僕射齊難無匡輔之益著豐章詩以箴之馮翊相雲作德獵賦以諷焉興皆覽而善之賜以金帛然終弗能改晉順陽太守彭泉以郡降興興遣楊佛嵩率騎五千與

其荊州刺史趙曜迎之遂寇陷南鄉擒建威將軍劉嵩略地至於梁國而歸又遣其兼散騎常侍席確詣涼州徵呂隆弟超入侍隆遣之呂隆懼禿髮僂檀之逼表請內徙興遣齊難及鎮西姚詒鎮遠乞伏乾歸鎮遠趙曜等步騎四萬迎隆于河西難至姑臧以其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千鎮姑臧以將軍闕松為倉松太守郭將為番禾太守分戍二城徙隆及其宗室僚屬于長安沮渠蒙遜遣弟如子貢其方物王尚緩撫遺黎導以信義百姓懷其惠化翕然歸之北部鮮卑並遣使貢款桓玄遣使來聘請辛恭靖何

澹之興留恭靖而遣澹之謂曰桓玄不推計歷運將
圖篡逆天未忘晉必將有義舉以吾觀之終當傾覆
卿今馳往必逢其敗相見之期遲不云遠初恭靖至
長安引見興而不拜興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靖
曰我寧爲國家鬼不爲羗賊臣興怒幽之別室至是
恭靖亦踰墻遁歸興遣其將姚碩德姚歛成姚壽都
等率衆三萬伐楊盛于仇池壽都等人自宕昌歛成
從下辯而進盛遣其弟壽距成從子斌距都都逆擊
擒之盡俘其衆楊壽等懼率衆請降碩德還師晉汝
南太守趙策委守奔于興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于

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羅什通辯夏言尋覽
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
略僧邁道樹僧叡道坦僧肇曇順等八百餘人更出
小品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
者皆會於理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
經皆羅什所譯興旣託意於佛道公卿已下莫不欽
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于永貴里立
波若臺于中宮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州郡化之事
佛者十室而九矣使姚碩德及冠軍徐洛生等伐仇
池又遣建武趙琨自宕昌而進遣其將歛俱寇漢中

時劉裕誅桓玄迎復安帝玄衛將軍新安王桓譙臨
原王桓怡雍州刺史桓蔚左衛將軍桓謚中書令桓
胤將軍何澹之等奔于興劉裕遣大叅軍衡凱之詣
姚顯請通和顯遣吉默報之自是聘使不絕晉求南
鄉諸郡興許之群臣咸諫以爲不可興曰天下之善
一也劉裕拔萃起微匡輔晉室吾何惜數郡而不成
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于晉
姚碩德等頻敗楊盛盛懼請降遣子難當及僚佐子
弟數十人爲質碩德等引還署盛爲使持節散騎常
侍都督益寧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益州牧武
都侯欽俱陷城固徙漢中流人郭陶等三千餘家於
關中興班告境內及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緒
及碩德之名以彰殊禮興謙恭孝友每見緒及碩德
如家人之禮整服傾悚言則稱字車馬服玩必先二
叔然後服其次者朝之大政必諮之而後行太史令
郭釐言於興曰戊亥之歲當有孤寇起於西北宜慎
其鋒起兵如流沙死者如亂麻戎馬悠悠會隴頭鮮
卑烏丸居不安國朝疲於奔命矣時所在有泉水涌
出傳云飲則愈病後多無驗屢有妖人自稱神女戮
之乃止興大閱自杜郵至于羊牧興以姚碩德來朝

大赦其境內及碩德歸于秦州興送之及雍乃還秃髮儁檀獻興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以為忠於已乃署儁檀為涼州刺史徵涼州刺史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二百餘人造主簿胡威詣興請留尚興弗許引威見之威流涕謂興曰臣州奉國五年王威不接銜膽棲冰孤城獨守者仰恃陛下威靈俯杖良牧惠化忽違天人之心以華土資狄若儁檀才望應代臣豈敢言竊聞乃以臣等貿馬三千匹羊三萬口如所傳實者是為棄人貴畜苟以馬供軍國直煩尚書一符三千餘家戶輸一匹朝下夕辦何故以一方

委此姦胡昔漢武傾天下之資開建河西隔絕諸戎斷匈奴右臂所以終能屠大宛王母寡今陛下方布政玉門流化西域柰何以五郡之地資之獫狁忠誠華族棄之虐虜非但臣州里塗炭懼方為聖朝盱食之憂興乃遣西平人車普馳止王尚又遣使喻儁檀會儁檀已至姑臧普以狀先告人儁檀懼脅遣王尚遂入姑臧尚既至長安坐匿呂氏宮人檀殺逃人薄禾等禁止南臺涼州別駕宗敞治中張穆主簿邊憲胡威等上疏理尚曰臣州荒裔鄰帶寇讎居秦無垂拱之安運否離傾覆之難自張氏頽基德風絕而莫

扇呂數將終梟鷲以之翱翔羣生嬰罔極之痛西夏
有焚如之禍幸皇鑒降春純風遠被刺史王尚受任
垂滅之州策成難全之際輕身率下躬儉節用勞逸
豐約與衆同之勸課農桑時無廢業然後振王威以
掃不庭迴天波以蕩氛穢則群逆冰摧不俟朱陽之
曜若秋霜隕籜豈待勁風之威何定遠之足高營平
之獨美經始甫爾會朝筭改授使希世之功不終於
必成易失之機踐之而莫展當其時而明其事者誰
不慨然既遠役遐方劬勞于外雖效未酬恩而在公
無闕自至京師二旬于今出車之命莫逮斐斐

之責惟深以取呂氏宮人裴氏及殺逃人薄禾等為
南臺所禁天鑒玄鏡斲免囹圄譏繩之文未離簡墨
裴氏年垂知命首髮二毛嫠居本家不在尚室年邁
姿陋何用送為邊藩要捍衆力是寄禾等私逃罪應
憲墨以殺止殺安邊之義也假若以不送裴氏為罪
者正闕奚官之一女子耳論勲則功重言瑕則過微
而執憲吹毛求疵忘勞記過斯先哲所以泣血於當
年徵臣所以仰天而洒淚且尚之奉國歷事二朝能
否效於既往優劣簡在聖心就有微過功足相補宜
弘罔極之施以彰覆載之恩臣等生自西州無翰飛

之翼久沈偽政絕進趣之途及皇化既沾投竿之心
冥發遂策名委質位忝吏端主辱臣憂故重繭披款
惟陛下亮之興覽之大悅謂其黃門侍郎姚文祖曰
卿知宗敞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英雋興曰有
表理王尚文義甚佳當王尚研思耳文祖曰尚在南
臺禁止不與賓客交通敞寓於楊桓非尚明矣興曰
若爾桓為措思乎文祖曰西方評敞甚重優於楊桓
敞昔與呂超周旋陛下試可問之興因為超曰宗敞
文才何如可是誰輩超曰敞在西土時論甚美方敞
魏之陳徐晉之潘陸即以表示超曰涼州小地寧有
此才乎超曰臣以敞餘文比之未足稱多琳琅出于
崑嶺明珠生于海濱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大夏之
棄夫姬昌東夷之擯士但當間其文彩何如不可以
區宇格物興悅赦尚之罪以為尚書

載記第十七

晉書一百一十七

北平賊曰豆以...

載記第十八

晉書一百一十八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姚興下 尹緯

晉義熙二年平北將軍梁州督護苻宣入漢中興梁
 州別駕呂營漢中徐逸席難起兵應宣求救於楊盛
 盛遣軍臨盡口南梁州刺史王敏退守武興楊盛復
 通于晉興以太子泓錄尚書事慕容超司徒北地王
 鍾右僕射濟陽王嶷高都公始皆來奔華山郡地涌
 沸廣袤百餘步燒生物皆熟歷五月乃止赫連勃勃
 殺高平公沒奕于收其衆以叛先是魏主拓跋圭送

馬千匹求婚于興興許之以魏別立后遂絕婚故有
柴壁之戰至是復與魏通和魏放狄伯支姚伯禽唐
小方姚良國康宦還長安皆復其爵位時禿髮傉檀
沮渠豪遜迭相攻擊傉檀遂東招河州刺史西羌彭
奚念奚念阻河以叛蜀譙縱遣使稱藩請桓譙欲令
順流東伐劉裕興以問譙譙請行遂許之使中軍姚
弼後軍歛成鎮遠乞伏乾歸等率步騎三萬伐傉檀
左僕射齊難等率騎二萬討勃勃吏部尚書尹昭諫
曰傉檀恃遠輕敢違逆宜詔豪遜及李玄盛使自相
攻擊待其斃也然後取之此卞莊之舉也興不從勃

勃退保河曲弼濟自金城弼部將姜紀言於弼曰今
王師聲討勃勃傉檀猶豫未為嚴防請給輕騎五千
掩其城門則山澤之人皆為吾有孤城獨立坐可剋
也弼不從進拔昌松長驅至姑臧傉檀嬰城固守出
其兵擊弼弼敗退據西苑興又遣衛大將軍姚顯率
騎二萬為諸軍節度至高平聞弼敗績兼道赴之撫
慰河外率眾而還傉檀遣使人徐宿詣興謝罪齊難
為勃勃所擒興遣平北姚冲征虜狄伯支輔國歛曼
嵬鎮東楊佛嵩率騎四萬討勃勃冲次于嶺北欲回
師襲長安伯支不從乃止懼其謀泄遂鳩殺伯支時

王師伐譙縱大敗之縱遣使乞師於興興遣平西姚
賞南梁州刺史王敏率衆二萬救之王師引還縱遣
使拜師仍貢其方物興遣其無司徒韋華持節策拜
縱為大都督相國蜀王加九錫備物典策一如魏晉
故事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儀興自平涼如朝那聞
冲謀逆以其弟中最少雄武絕人猶欲隱忍容之歛
成泣謂興曰冲凶險不仁每侍左右臣常寢不安席
願早為之所興曰冲何能為也但輕害名將吾欲明
其罪於四海乃下書賜冲死葬以庶人之禮晉河間
王子國璠章武王子叔道來奔興謂之曰劉裕匡復

晉室卿等何故來也國璠等曰裕與不逞之徒削弱
王室宗門能自修立者莫不害之是避之來實非誠
款所以避死耳興嘉之以國璠為建義將軍揚州刺
史叔道為平南將軍兖州刺史賜以甲第興如貳城
將討赫連勃勃遣安遠姚詳及歛曼嵬鎮軍彭白狼
分督租運諸軍未集而勃勃騎大至興欲留步軍輕
如嵬營衆咸惶懼群臣固以為不可興弗納尚書郎
韋宗希旨勸興行蘭臺待御史姜楞越次而進曰帝
宗傾險不忠沮敗國計宜先腰斬以謝天下脫車駕
動軫六軍駭懼人無守志取危之道也宜遣單使以

徵詳等與默然右僕射蕭華等諫曰若車騎輕動崇戰自潰鬼營亦未必可至惟陛下圖之興乃遣左將軍姚文宗率禁兵距戰中壘齊莫統氏兵以繼之文宗與莫皆勇果兼人以死力戰勃勃乃退留禁兵五千配姚詳守貳城興還長安譙縱遣其侍中譙良太常楊軌朝於興請大舉以寇江東遣其荊州刺史桓譙梁州刺史譙道福率衆二萬東寇江陵興乃遣前將軍苟林率騎會之謙屯支江林屯江津謙江左貴族部曲徧於荆楚晉之將士皆有叛心荊州刺史劉道規大懼嬰城固守雍州刺史魯宗之率襄陽之衆救之道規乃留宗之守江陵率軍逆戰謙等舟師大盛兼列步騎以待之大戰支江謙敗績乘輕舸奔就苟林晉人獲而斬之苟林懼而引歸興以國用不足增關津之稅鹽竹山木皆有賦焉群臣咸諫以為天殖品物以養群生王者子育萬邦不宜節約以奪其利興曰能踰關梁通利於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吾損有餘以裨不足有何不可乃遂行之興從朝門游於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既至城門校尉王滿聰被甲持杖閉門距之曰今已昏闇奸良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興乃迴從朝門而入旦而召

蒲聰進位一等乞伏乾歸以衆叛攻陷金城執太守
任蘭蘭厲色責乾歸以背恩違義乾歸怒而囚之蘭
遂不食而死赫連勃勃遣其將胡金纂將萬餘騎攻
平涼興如貳城因救平涼纂衆大潰生擒纂勃勃遣
允子提攻陷定陽執北中郎將姚廣都興將曹熾曹
寔王肆佛等各將數千戶避勃勃內徙興處佛于涅
山澤熾雲于陳倉勃勃寇隴右攻白崖堡破之遂趣
清水略楊太守姚壽都委守奔秦州勃勃又收其衆
而歸興自安定追之至壽渠川不及而還初天水人
姜紀呂氏之叛臣阿誦姦詐好間人之親戚興子弼
有寵於興紀遂傾心附之弼時為雍州刺史鎮安定
與密謀還朝令傾心事常山公顯樹黨左右至是興
以弼為尚書令侍中大將軍旣君將相虛襟引納收
結朝士勢傾東宮遂有奪嫡之謀矣興以勃勃乾歸
作亂西北僞檀蒙遜檀兵河右疇咨將帥之臣欲鎮
撫二方隴東太守郭播言於興曰嶺北二州鎮戶皆
數萬若得文武之才以綏撫之足以靖塞姦略興曰
吾每思得廉頗李牧鎮撫四方使使宜行事然任非
其人恒致負敗卿試舉之播曰清潔善撫邊則平陸
子王元始雄武多奇略則建威王煥賞爵必行臨敵

不顧則奮武彭蚝興曰蚝令行禁止則有之非綏邊之才也如煥年少吾未知其為人播口廣平公弼才無文武宜鎮督一方願陛下遠鑒前車近悟後轍興不從以其太常素稜為太尉領隴西內史綏誘乾歸政績既美乾歸感而歸之太史令任猗言於興曰白氣出於北方東西竟天五百里當有破軍流血乞伏乾歸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降興以勃勃之難權宜許之假乾歸及其子熾磐官爵姚詳時鎮杏城為赫連勃勃所逼糧盡委守南奔大蘇勃勃要之兵散為勃勃所執時遣衛大將軍顯迎詳詳敗遂屯杏城

因令顯都督安定嶺北二鎮事潁川太守姚平都自許昌來朝言於興曰劉裕敢懷奸計屯聚於陂有擾邊之志宜遣燒之以散其衆謀興曰裕之輕弱安敢闖吾疆場苟有奸心其在子孫乎召其尚書揚佛嵩謂之曰吳兒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待至孟冬當遣卿率精騎三萬焚其積聚嵩曰陛下若任臣以此役者當從肥口濟淮直趣壽春舉大眾以屯城縱輕騎以掠野使淮南蕭條兵粟俱了足令吳兒俯仰回惶神爽飛越興大悅時西胡梁國兒於平涼作壽家每將妻妾入冢飲讌酒酣亦靈牀而歌時人或譏之國

兒不以為意前後征伐屢有大功興以為鎮北將軍封平輿男年八十餘乃死時客星入東井所在地震前後一百五十六興公卿抗表請罪興曰災譴之來咎在元首近代或歸罪三公甚無謂也公等其悉寇履復位仇池公楊盛叛擾祈山遣建威趙琨率騎五千為前鋒立節楊伯壽統步卒繼之前將軍姚恢左將軍姚文宗入自鷲陝鎮西秦州刺史姚嵩入羊頭陝右衛胡翼度從陰密出自汧城討盛興將輕騎五千自雍赴之與諸將軍會于隴口天水太守王松忿言於嵩曰先皇神略無方威武冠世冠軍徐洛生猛毅無人佐命英輔再入仇池無功而還非楊盛智勇能全真是地勢然也今以趙琨之衆使君之威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盛率衆與琨相持伯壽畏悞弗進琨衆寡不敵為盛所敗興斬伯壽而還嵩乃具陳松忿之言興善之乾歸為其下人所殺子熾磐新立群下咸勸興取之興曰乾歸先已返善吾方當懷撫因喪伐之非朕本志也以楊佛嵩都督嶺北討虜諸軍事安遠將軍雍州刺史率嶺北見兵以討赫連勃勃嵩發數日興謂群臣曰佛嵩驍勇果銳每臨敵對寇不可制抑吾常節

國子監刊
之配兵不過五千今衆旅旣多遇賊必敗今去已遠
追之無及吾深憂之其下咸以為不然佛嵩果為勃
勃所執絕亢而死興立昭儀齊氏為皇后又下書以
其故丞相姚緒太宰姚碩德太傅姚旻大司馬姚崇
司徒尹緯等二十四人配饗於菴廟興以大匠屢喪
令所司更詳臨赴之制所司白興依故事東堂發哀
興不從每大臣死皆親臨之姚文宗有寵於姚泓姚弼
深疾之誣文宗有怨言以侍御史廉桃生為證興怒
賜文宗死是後群臣累足莫敢言弼之短時貳縣羌
叛興遣後將軍欽成鎮軍彭白狼北中郎將姚洛

都討之欽成為羌所敗甚懼詣趙興太守姚穆歸罪
穆欲送殺之成怒奔赫連勃勃興遣姚紹與姚弼率
禁衛諸軍鎮撫嶺北遼東侯彌姐亭地率其部人南
居陰密劫掠百姓弼收亭地送之殺其衆七百餘人
徙二千餘戶于鄭城弼寵愛方隆所欲施行無不信
納乃以嬖人尹冲為給事黃門侍郎唐盛為治書侍
御史左右機要皆其黨人漸欲廣樹爪牙彌縫其闕
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間言於興曰
父子之際人罕得而言然君臣亦猶父子臣等理不
容默並后匹嫡未始不傾國亂家廣平公弼奸凶無

狀潛有陵奪之志陛下寵之不道假其威權傾險無
賴之徒莫不鱗湊其側市巷諷議皆言陛下欲有廢
立之志誠如此者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興曰安
有此乎昭等曰若無廢立之事陛下愛弼適所以禍
之願去其左右減其威權非但弼有太山之安宗廟
社稷亦有磐石之固矣興默然興寢疾妖賊李弘反
于貳原貳原氏仇常起兵應弘興與疾討之斬常執
弘而還徙常部人五百餘戶于許昌興疾篤其太子
泓屯兵于東華門侍疾於諮議堂姚弼潛謀為亂招
集數千人被甲伏於其第撫軍姚紹及侍中任謙在

僕射梁喜寇軍姚讚京兆尹尹昭輔國欽曼鬼並典
禁兵宿衛于內姚裕遣使告姚懿于蒲坂并密信諸
藩論弼逆狀懿流涕以告將士曰上今寢疾臣子所
宜冠履不整而廣平公弼擁兵私第不以忠於儲宮
正是孤狗義亡身之日諸君皆忠烈之士亦當同孤
狗斯舉也將士無不奮怒攘袂曰惟殿下所為死生
不敢二於是盡赦囚徒散布帛數萬匹以賜其將士
建牙誓衆將赴長安鎮東豫州牧姚洸起兵洛陽平
西姚湛起兵於雍將以赴泓之難興疾瘳朝其群臣
征虜劉蕤泣謂興曰陛下寢疾數旬柰何忽有斯事

興曰朕過庭無訓使諸子不穆愧于四海卿等各陳所懷以安社稷尹昭曰廣平公弼恃寵不虔阻兵懷貳自宜寘之刑書以明典憲陛下若含忍未便加法者且可削奪威權使散居藩國以紓闕閹之禍全天性之恩興謂梁喜曰卿以為何如喜曰臣之愚見如昭所陳興以弼才兼文武未忍致法免其尚書令以將軍公就第懿等聞興疾瘳各罷兵還鎮懿恢及第謀等皆抗表罪弼請致之刑法興弗許時魏遣使聘于興且請婚會平陽太守姚成都來朝興謂之曰卿久處東藩與魏鄰接應悉彼事形今來求婚吾已許之終能分灾共患遠相接援以不成都曰魏自柴壁剋捷已來戎甲未曾損失士馬桓桓師旅充盛今脩和親兼婚姻之好豈但分灾共患而已實亦求安之福也興大悅遣其吏部郎嚴康報聘并致方物時姚懿姚洸姚宣姚謀來朝使姚裕言於興曰懿等今悉在外欲有所陳興曰汝等正欲道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違大義便當肆之刑辟奈何距之於是引見諮議堂宣流涕曰先帝以大聖起基陛下以神武定業方隆七百之祚為萬世之美安可使弼謀傾社稷宜委之有司肅

明刑憲臣等敢以死請與曰吾自處之非汝等所憂
先以大司農竇滂司徒左長史王弼皆有密表勸興
廢立與雖不從亦不以為責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
曰廣平公弼懷奸積年謀禍有歲傾陷群豎為之畫
足釁成逆著取嗤戎裔文武之化刑于寡妻聖朝之
亂起自愛子今雖欲含忍其瑕掩蔽其罪而逆黨猶
繁扇惑不已弼之亂心其可革耶宜斥散凶徒以絕
禍始興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之人莫不以吾兒為
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決興
默然太子詹事王周亦虛襟引士樹黨東宮弼惡之
每規陷害周周抗志確然不為之屈興嘉其守正以
周為中書監興如三原顧謂群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
相關西出將三秦饒備異汝穎多奇士吾應天明命
跨據中原自流沙已東淮漢已北未嘗不傾已招求
冀匡不逮然明不照下弗感懸魚至於智効一官行
著一善吾歷級而進之不使有後門之歎卿等宜明
揚仄陋助吾舉之梁喜對曰奉旨求賢弗曾休倦未
見儒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謂世之乏賢興曰自古霸
王之起也莫不將則韓吳相兼蕭鄧終不採將於往
賢求相於後哲卿自識拔不明求之不至柰何厚誣

四海乎群臣咸悅晉荊州刺史司馬休之據江陵雍州刺史魯宗之據襄陽與劉裕相攻遣使求援興遣姚成王司馬國璠率騎八千赴之弼恨姚宣之毀已遂譖宣於興會宣司馬權不至長安興責不以無匡輔之益將戮之不性傾巧因誣宣罪狀興大怒遂收宣于杏城下獄而使弼將三萬人鎮秦州尹昭言於興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握疆兵于外陛下一旦不諱恐社稷必危小不忍以致大亂者陛下之謂也興弗納赫連勃勃攻杏城興又遣弼救之至冠泉而杏城陷興如北地弼次于三樹遣弼及斂曼嵬向新

平興還長安姚成王至于南陽司馬休之等為劉裕所敗引歸休之宗之等遂與譙王文思新蔡王道賜寧朔將軍梁州刺史馬敬輔國將軍竟陵太守魯軌寧朔將軍南陽太守魯範奔于興勃勃遣其將赫連建率衆寇貳縣數千騎入平涼姚恢與建戰于五井平涼太守姚周都為建所獲遂入新平姚弼討之戰于龍尾堡大破之擒建送于長安初勃勃攻彭雙方于石堡方力戰距守積年不能剋至是聞建敗引歸休之等至長安興謂之曰劉裕崇奉晉帝豈便有關乎休之曰臣前下都琅邪王德文泣謂臣曰劉裕供

御主上克薄竒深以事勢推之社稷之憂方未可測
與將以休之為荊州刺史任以東南之事休之固辭
請與魯宗之等擾動襄陽淮漢乃以休之為鎮南將
軍揚州刺史宗之等並有拜授休之將行侍御史唐
盛言於興曰符命所記司馬氏應復河洛休之既得
濯鱗南翔恐非復池中之物可以崇禮不宜放之興
曰司馬氏脫如所記留之適足為患遂遣之揚武安
鄉侯康宦驅略白鹿原氏胡數百家奔上洛太守宋
林距之商洛人黃金等起義兵以掎宦官乃率衆歸
罪興赦之復其爵位時白虹貫日有術人言於興曰
將有不祥之事終當自消時興藥動姚弼稱疾不朝
集兵於第興聞之怒甚收其黨殿中侍御史唐盛孫
玄等殺之泓言於興曰臣誠不肖不能訓誥於弟致
弼構造是非仰慙天日陛下若以臣為社稷之憂除
臣而國寧亦家之福也若垂天性之恩不忍加臣刑
戮者乞聽臣守藩興慘然改容召姚讚梁喜尹昭歛
曼崑於諮議堂密謀收弼時姚紹屯兵雍城馳遣告
之數日不決弼黨兇懼興慮其為變乃收弼囚之中
曹窮責黨與將殺之泓流涕固請之乃止興謂梁喜
曰泓天心平和性少猜忌必能容養群賢保全吾子

於是皆赦弼黨靈臺令張泉又言於興曰焚惑入東
并旬紀而返除月復來守心王者惡之宜脩仁虛
已以蒼天譴興納之正旦興朝群臣于太極前殿沙
門賀僧慟泣不能自勝衆咸怪焉賀僧者莫知其所
從來也言事皆有效驗興甚神禮之常與隱士數人
預於讌會興如華陰以泓監國入居西宮因疾篤還
長安泓欲出迎其宮臣曰今主上疾篤奸臣在側廣
平公每希覬非常變故難測今殿下若出進則不得
見主上退則有弼等之禍安所歸乎自宜深抑情禮
以寧宗社泓從之乃拜迎於黃龍門樽下弼黨見興
乘輿咸懷危懼王冲等先謀欲因泓出迎害之尚書
姚沙弥曰若太子有備不來迎侍當奉乘輿直趣公
第宿衛者聞上在此自當來奔誰與太子守乎吾等
以廣平公之故陷身逆節今以乘輿南幸自當是仗
義之理匪但救廣平之禍足可以申雪前愆冲等不
從欲隨興入殿中作亂復未知興之有亡疑而不發
興命泓錄尚書事使姚紹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內
外遣歛曼菟收弼第中甲杖內之武庫興疾轉篤興
妹偽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興少子耕兒出告其死
惜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於是惜與其屬率甲士攻

端門殿中上將軍欽曼崑勒兵距戰右衛胡翼虔率禁兵閉四門愔等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于馬道泓時侍疾于詔議堂遣欽曼崑率殿中兵登武庫距戰太子右衛率姚和都率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愔等既不得進遂燒端門與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與喜躍貫甲赴賊賊衆駭擾和都勒東宮兵自後擊之愔等奔潰逃于驪山愔黨呂隆奔雍尹冲等奔于東師與引紹及讚梁喜尹昭欽曼崑入內寢受遺輔政義熙十二年興死時年五十一在位二十二年偽謚文桓皇帝廟號高祖墓曰四冢陵

尹緯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也少有大志不營產業身長八尺腰帶十圍魁梧有爽氣每覽書傳至宰相立勲之際常輟書而歎苻堅以尹赤之降姚襄諸尹皆禁錮不仕緯晚乃爲吏部令史風志豪邁卽皆憚之堅末年祆星見于東井緯知堅將滅喜甚向天再拜既而流涕長歎友人略陽桓識怪而問之緯曰天時如此正是霸王龍飛之秋吾徒杖策之日然知己難遭恐不得展吾才志是以欣懼交懷及姚萇奔馬牧緯與尹詳龐演等扇動羣豪推萇爲盟主遂爲佐命元功

萇既敗符堅遣緯說堅求禪代之事堅問緯曰卿於朕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宰相之才也王景略之儔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緯性剛簡清亮慕張子布之為人馮翊段鏗性傾巧萇愛其博識引為侍中緯固諫以為不可萇不從緯屢衆中辱鏗鏗心不平之萇聞而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為憎學者緯曰臣不憎學憎鏗不正耳萇因曰卿好不自知每比蕭何真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萇曰卿實不及胡為不也緯曰陛下何如漢祖萇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蕭何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能遠段鏗之徒故耳萇默然乃出鏗為北地太守萇死緯與姚興滅苻登成興之業皆緯之力也歷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尚書左右僕射清河侯緯友人隴西牛壽率漢中流人歸興謂緯曰足下平生自謂時明也才足以立功立事道消也則追一踈朱雲發其狂直不能如胡廣之徒濟隆隨俗今遇其時矣正是垂名竹素之日可不勉歟緯曰吾之所庶幾如是但未能委宰衡於夷吾識韓信於羈旅以斯為愧耳立功立事竊謂未負昔言興聞而謂緯曰君之與壽言也何其誕哉

立功立事自謂何如古人緯曰臣實未愧古人何則
遇時來之運則輔翼太祖建八百之基及陛下龍飛
之始翦滅苻登盪清秦雍生極端右死饗廟庭古之
君子正當爾耳與大悅及興甚悼之贈司徒蓋
忠成侯

載記第十九

晉書一百一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姚泓

姚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
又多疾病與將以為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為太子興
每征伐巡游常留總後事博學善談論尤好詩詠尚
書王尚黃門郎段章尚書郎富允文以儒術侍講胡
義周夏侯稚以文章游集時尚書王敏右丞郭播以
刑政過寬議欲峻制泓曰人情挫辱則壯厲之心生
政教煩苛則苟克之行立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等

叅讚朝化弘昭政軌不務仁恕之道惟欲嚴法酷刑
豈是安上馭下之理乎敏等遂止泓受經於博士淳
于岐岐病泓親詣省疾拜于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傳
皆拜焉與之如平凉也馮翊人劉厥聚衆數千據萬
年以叛泓遣鎮軍彭白狼率東宮禁兵討之斬厥赦
其餘黨諸將咸勸泓曰殿下神筭電發蕩平醜逆宜
露布表言廣其首級以慰遠近之情泓曰主上委吾
浚事使式遏寇逆吾緩御失和以長姦寇方當引咎
責躬歸罪行間安敢過自矜誕以重罪責乎其右僕
射常華聞而謂河南太守慕容筑曰皇太子寔有恭
惠之德社稷之福也其弟弼有奪嫡之謀泓恩撫如
初未嘗見于色姚紹每為弼羽翼泓亦推心宗事弗
以為嫌及僭位任紹以兵權紹亦感而歸誠卒守其
忠烈其明識寬裕皆此類也興既死祕不發喪南陽
公姚愔及大將軍尹元等謀為亂泓皆誅之命其齊
公姚恢殺安定太守呂超恢久乃誅之泓疑恢有陰
謀恢自是懷貳陰聚兵甲焉泓發喪以義熙十二年
僭即帝位大赦誅死已下改元永和廬于諮議堂既
葬乃親庶政內外百僚增位一等令文武各盡直言
政有不便於時事有光益宗廟者極言勿有所諱初

興徙李閏羌三千家於安定尋徙新支至是羌首党容率所部叛還遣撫軍姚讚討之容降徙其豪右數百户于長安餘遣還李閏北地太守毛雍據趙氏塢以叛于泓姚紹討擒之姚宣時鎮李閏未知雍敗遣部將姚佛生等來衛長安衆既發宣參軍常宗姦誦好亂說宣曰主上初立威化未著勃勃疆盛侵害必深本朝之難未可弭也殿下居維城之任宜深慮之邢望地形險固總三方之要若能據之虛心撫禦非但克固維城亦霸王之業也宣乃率户三萬八千棄李閏南保邢望宣既南移諸羌據李閏以叛紹進討

破之宣詣紹歸罪紹怒殺之初宣在邢望泓遣姚佛生諭宣佛生遂讚成宣計紹數其罪又戮之泓下書士卒死王事贈以爵位永復其家將封宮臣十六人五等子男姚讚諫曰東宮文武自當有守忠之誠未有赫然之效何受封之多乎泓曰懸爵於朝所以德勸來效標明盛德元子遭家不造與宮臣同此百憂獨享其福得不愧於心乎讚默然姚紹進曰陛下不念報德封之是也古者敬其事命之以始可須來春然後議之乃止并州定陽二城胡數萬落叛泓入于平陽攻立義姚成都于匈奴堡推匈奴曹弘為大夏

于所在殘掠征東姚懿自蒲坂討弘戰于
之執弘送于長安後其豪右萬五千落于
公楊盛攻陷祁山執建節主從遂逼秦川
軍姚平救之盛引退姚嵩與平追盛及于
率隴西太守姚秦都略陽太守王煥以禁
至清水嵩為盛所敗高及秦都王煥皆戰
州退還仇池先是天水冀縣石鼓鳴聲聞
雉皆雉秦州地震者三十二殷殷有聲者
壞咸以為不祥及中尚將出群僚固諫心之
不祥此乃命也安所逃乎遂及於難識者
以為秦州

弘之故鄉將滅之徵也赤連勃勃攻陷陰
刺史姚軍都坑將士五千餘人軍都噴目
勃殘忍之罪不為之屈勃勃怒而殺之勃
密進兵侵雍州北魏戶悉奔五將山征北
定率戶五千奔新平安定人胡儼華韜等
恢單騎歸長安立節制如成建武裴岐為
西姚謀委鎮東走勃勃遂據雍抄掠郿城
虜尹昭鎮軍姚洽等半步騎五萬討勃勃
騎一萬繼之軍次橫水勃勃退保安定胡
之殺軍數千人據安定以降紹進兵臨
勃勃戰于

嘉靖九年補刊

馬鞍坂敗之追至朝那不及而還楊威遣兄子倦入寇長蛇平陽氏為渴聚眾千餘據五丈原以疾遣使遠姚萬恢武姚計之為鴻所敗姚謀討渴擒之使輔國欽曼嵬前將軍姚光兇討楊倦于陳倉倦奔于散關勃勃遣兄子提南侵池陽車騎姚裕前將軍彭白狼建義蛇玄距却之尋而晉太尉劉裕總大軍伐泓次于彭城遣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入自淮肥攻漆丘項城將軍沈林子自汴入河攻倉垣泓將王苟生以漆丘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王師遂入潁口所至多降服惟新蔡太

守董遵固守不降道濟攻破之縛遵而致諸軍門遵厲色曰古之王者伐國待士以禮君奈何以不義行師待國士以非禮乎道濟怒殺之姚紹聞王師之至還長安言於泓曰晉師已過許昌豫州安定孤遠卒難救衛宜遷諸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足以橫行天下假使二寇交侵無深害也如其不爾晉侵豫州勃勃寇安定者將若之何事機已至宜在速決其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拔雄勇有威名為領北所憚鎮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二勃勃終不能棄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及於郿雍今關中

兵馬足距晉師豈可未有憂危先自削損也泓泛之
吏部郎懿橫密言於泓曰齊公恢於廣平之難有忠
勲於陛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
外則致之死地內則不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
寇欲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擁精兵四萬鼓行而向
京師得不為社稷之累乎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
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泛王
師至城臯征南姚洸時鎮洛陽馳使請救泓遣越騎
校尉閻生率騎三千以赴之武衛姚益男將步卒一
萬助守洛陽又遣征東并州牧姚懿南屯陝津為之

聲援洸部將趙玄說洸曰今寇逼已深百姓駭懼衆
寡勢殊難以應敵宜攝諸戍兵士固守金墉以待京
師之援不可出戰如脫不捷大事去矣金墉既固師
無損敗吳寇終不敢越金墉而西困之於堅城之下
可以坐制其弊時洸司馬姚禹潛通于道濟主簿閻
恢楊處等皆禹之黨嫉玄忠誠咸共毀之固勸洸出
戰洸泛之乃遣玄率精兵千餘南守柏谷塢廣武石
無諱東戍鞏城以距王師玄泣謂洸曰玄受三帝重
恩所守正死耳但名公不用忠臣之言為女孽所誤
後必悔之但無及耳會陽城及城臯滎陽武牢諸城

悉降道濟等長驅而至無諱至石關奔還玄與晉將
毛德祖戰于柏谷以衆寡而敗被捨十餘據地大呼
玄司馬騫鑿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倉已重君宜速
去鑿曰若將軍不濟當與俱死去將安之皆死於陣
姚禹踰城奔于王師道濟進至洛陽沈懼遂降時閻
生至新安益男至湖城會洛陽已沒遂留屯不進姚
懿嶮薄惑於信受其司馬孫暢姦巧傾佞好亂樂禍
勸懿襲長安誅姚紹廢泓自立懿納之乃引兵至陝津
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欲虛損國儲招引和戎諸羌樹
已私惠懿左常侍張敞侍郎左雅固諫曰曰殿下以

毋弟之親居分挾之重安危休戚與國共之漢有七
國之難實賴梁王今吳寇內侵四州傾沒西虜擾邊
秦涼覆敗朝廷之危有同累卵正是諸侯勒王之日
穀者國之本也而今散之若朝廷問殿下者將何辭
以報懿怒笞而殺之泓聞之召姚紹等密謀于朝堂
紹曰懿性識鄙近從物推移造成此事惟當孫暢耳
但馳使徵暢遣撫軍讚據陝城臣向潼關爲諸軍節
度若暢奉詔而至者臣當遣懿率河東見兵共平吳
寇如其逆釁已成違距詔勅者當明其罪於天下聲
鼓以擊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于是遣姚讚

及冠軍司馬國璠建義馳玄屯陝津武衛姚驢屯潼關懿遂舉兵僭號傳檄州郡欲運旬又堡穀以給鎮人寧東姚成都距之懿乃卑辭招誘深自結託送佩刀爲誓成都送以呈泓懿又遣驍騎王國率甲士數百攻成都成都擒國囚之遣讓懿曰明公以母弟之親受推轂之寄今社稷之危若綴旒然宜恭恪憂勤匡輔王室而更包藏奸宄謀危宗廟三祖之靈豈安公乎此鎮之糧一方所寄鎮人何功而欲給之王國爲虵畫足國之罪人已就囚執聽詔而戮之成都方糾合義衆以懲明公之罪復須大兵悉集當與明公

會于河上乃宣告諸城勉以忠義厲兵秣馬徵發義租河東之兵無請懿者懿深患之臨晉數千戶叛應懿姚紹濟自蒲津擊臨晉叛戶大破之懿等震懼鎮人安定郭純王奴等率衆圍懿紹入于蒲坂執懿囚之誅孫暢等泓以內外離叛王師漸逼歲旦朝羣臣于其前殿悽然流涕羣臣皆泣時征北姚恢率安定鎮戶三萬八千焚燒宮宇以車爲方陣自北雍州趣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揚威姜紀率衆奔之建節彭完都聞恢將至棄陰密奔還長安恢至新支姜紀說恢曰國家重將在

晉書卷之十九
東京師空虛公可輕兵徑襲事必尅矣恢不從乃南
攻郿城鎮西姚謔爲恢所敗恢軍勢彌盛長安大震
泓馳使徵紹遣姚裕及輔國胡翼度屯于澧西扶風
太守姚雋安夷護軍姚墨蠡建威姚娥都揚威彭蚝
皆懼而降恢恢舅苟和時爲立節將軍守忠不貳泓
召而謂之曰衆人咸懷去就卿何能自安邪和曰若
天縱妖賊得肆其逆節者舅甥之理不待奔馳而加
親如其罪極逆銷天盈其罰者守忠執志臣之體也
違親叛君臣之所恥泓善其忠恕加金章紫綬姚紹
率輕騎先赴難使姚洽司馬國璠將步卒三萬赴長

安恢泛曲牢進屯杜成紹與恢相持于靈臺姚謔聞
恢漸逼留寧朔尹雅爲弘農太守守潼關率諸軍還
長安泓謝讚曰元子不能崇明德義導率群下致禍
起蕭牆變自同氣既上貧祖宗亦無顏見諸父懿始
構逆滅亡恢復擁衆內叛將若之何讚曰懿等所以
敢稱兵內侮者諒由臣等輕弱無防遏之方故也因
攘袂大泣曰臣與大將軍不滅此賊終不持面復見
陛下泓於是班賜軍士而遣之恢衆見諸軍悉集成
懼而思善其將齊黃等棄恢而降恢進軍逼紹讚自
後要擊大破之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悲慟葬以公

禮至是王鎮惡至宜陽毛德祖攻弘農太守尹雅于
蠡吾城衆潰德祖使騎追獲之既而殺晉守者奔固
潼關檀道濟沈林子攻拔襄邑堡建威薛帛奔河東
道濟自陝北渡攻蒲攻使將軍苟卓攻匈奴堡為泓
寧東姚成都所敗泓遣姚驢救蒲坂胡翼度據潼關
泓進紹太宰大將軍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
鉞改封魯公侍中司隸宗正節錄並如故朝之大政
皆往決焉紹固辭弗許於是遣紹率武衛姚鴛等步
騎五萬距王師于潼關姚驢與并州刺史尹昭為表
裏之勢夾攻道濟道濟深壁不戰沈林子說道濟曰

今蒲坂城堅池濬非可卒剋攻之傷衆守之引日不
如棄之先事潼關潼關天限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
危力寡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矣如剋潼關紹可不
戰而服道濟從之乃棄蒲坂南向潼關姚讚率禁兵
七千自渭北而東進據蒲津劉裕使沈田子及傅弘
之率衆萬餘人入上洛所在多委城鎮奔長安田子
等進及青泥姚紹方陣而前以距道濟道濟固壘不
戰紹乃攻其西營不剋遂以大衆逼之道濟率王敬
沈林子等逆衝紹軍將士驚散引還定城紹留姚鸞
守險絕道濟糧道時裕別將姚珍入自子午竇霸入

自洛谷衆各數千人泓遣姚萬距霸姚彊距珍姚鸞
遣將尹雅與道濟司馬徐琰戰于潼關南爲琰所獲
送之劉裕裕以雅前叛欲殺之雅曰前活本在望外
今死寧不甘心明公將以大義平天下豈可使秦無
守信之臣乎裕嘉而勉之泓遣給事黃門侍郎姚和
都屯于堯柳以備田子姚紹謂諸將曰道濟等遠來
送死衆旅不多嬰壘自固者正欲曠日持久以待繼
援耳吾欲分軍逕據閭鄉以絕其糧運不至一月道
濟之首可懸之麾下矣濟等既沒裕計自泓諸將咸
以爲然其將胡翼度曰軍勢宜集不可以分若偏師

不利人心駭懼胡可以戰紹乃止薛帛據河曲以叛
紹分道置諸軍爲犄角之勢遣輔國胡翼度據東原
武衛姚鸞營于大路與晉軍相接沈林子簡精銳銜
枚夜襲之鸞衆潰戰死士卒死者九千餘人姚讚屯
于河上遣恢武姚難運蒲坂穀以給其軍至香城爲
王師所敗時泓遣姚湛守堯柳姚和都討薛帛于河
東聞王師要難乃無道赴救未至而難敗因破裕裨
將于河曲遂屯蒲坂姚讚爲林子所敗單馬奔定城
紹遣左長史姚洽及姚墨蠡等率騎三千屯于河北
之九原欲絕道濟諸縣租輸洽辭曰夫小敵之堅大

敵之擒今兵衆單弱而遠在河外雖明公神武然鞭短勢殊恐無所及紹不聽沈林子率衆八千要洽于河上洽戰死衆皆沒紹聞洽等敗忿恚發病託姚讚以後事使姚難屯關西紹嘔血而死泓以晉師之逼遣使乞師于魏魏遣司徒南平公拔嵩置將軍安平公乙旃眷進據河內游擊將軍王洛生屯于河東爲泓聲援劉裕次于陝城遣沈林子率精兵萬餘越山開道會沈田子等于青泥將攻堯柳泓使姚裕率步騎八千距之泓躬將大衆繼發裕爲田子所敗泓退次于灞上關中氍縣多潛通于王師劉裕至潼關

遣將軍朱超石徐猗之會蒞帛于河北以攻蒲坂姚讚距裕于關西姚難屯于杏城裕遣王鎮惡王敬自秋杜西渡渭以逼難軍鎮東姚璞及姚和都擊敗猗之等於蒲坂猗之遇害超石棄其衆奔于潼關姚讚遣司馬休之及司馬國璠自軹關向河內引魏軍躡裕後姚難既爲鎮惡所逼引師而西時大霖雨渭水泛溢讚等不得北渡鎮惡水陸兼進追及姚難泓自灞上還軍次于石橋以援之讚退屯鄭城鎮北姚彊率氍人數千與姚難陣于涇上以距鎮惡鎮惡遣毛德祖擊彊大敗彊戰死難遁還長安劉裕進據鄭

城泓使姚裕尚書龐統屯兵宮中姚洸屯于灃西尚書姚白瓜徙四軍雜戶入長安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姚讚屯霸東泓軍于逍遙園鎮惡夾渭進兵破姚丕于渭橋泓自逍遙園赴之通水地狹因丕之敗遂相踐而退姚湛及前軍姚烈左衛姚寶安散騎王帛建武姚進揚威姚毗尚書右丞孫玄等皆死於陣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百騎出奔于石橋讚聞泓之敗也召將士告之衆皆以刀擊地攘袂大泣胡翼反先與劉裕陰通是日棄衆奔裕讚夜率諸軍將會泓于石橋王師已固諸門讚

軍不得入衆皆驚散泓計無所出謀欲降于裕其子佛念年十二謂泓曰晉人將逞其欲終必不全願自裁決泓撫然不答佛念遂登宮墻自投而死泓將妻子詣壘門而降譖率宗室子弟百餘人亦降于裕裕盡殺之餘宗遷于江南送泓于建康市斬之時年三十在位二年建舉百里之外草木皆燃死焉姚長以孝武太元九年僭立至泓三世以安帝義熙十三年而滅凡三十二年

史臣曰自長江徙御化龍創業巨寇乘機而未寧戎馬交馳而不息晦鬱氛於六漠鼓洪流於八際天未

晉書卷一百一十一
十三
馱亂凶旅寔繁之仲越自金方言歸石氏抗直詞於
暴主聞忠訓於危朝貽厥之謀在乎歸順鳴哀之義
有足稱焉景國弱歲英奇見方孫策詳其幹識無恭
斯言遽踐速途良可悲矣景茂因仲襄之緒躡苻亡
之會嘯命群豪恢弘霸業假容冲之銳俯芝函秦挫
雷惡之鋒載寧東北左茲奸略寔寇凶徒列樹而表
新營雖云効績稔棘而陵舊主何其不仁安枕而終
斯為幸也子略剋摧勅敵荷成先梅虛襟訪道側席
求賢敦交悌以睦其親明賞罰以臨其下英髦盡節
爪牙畢命取汾絳脂許洛款僭燕而藩偽蜀夷隴右

而靜河西俗旱年豐遠安邇輯雖楚莊秦穆何以加
焉既而逞志矜功弗慮後患委涼都於禿髮授朔方
於赤連專已生災邊地繼陷距諫招禍蕭牆屢發戰
無寧歲人有危心豈宜騁彼雄圖被深恩於介士翻
崇詭說加殊禮於桑門當有為之時隸無為之業麗
衣腴食殆將萬數折寔談空靡然成俗未以漢朝殷
廣猶鄙鴻都之費况乎僞境日侵寧堪求貴之後儲
用殫竭山林有稅政荒威挫職是之由坐致淪胥非
天喪也元子以庸懦之質屬傾擾之餘內難方殷外
禦斯輟王師杖順弭節而下長安凶嗣失圖係組而

降軹道物極則反抑斯之謂歟

賁曰戈仲剛烈終表奇節襄寔英果美惟姦桀樂興始

崇楨泓遂摧滅貽誠將來無踐危轍

載記第十九

晉書卷二十九



